

刘庆邦

写作，是终生学习的过程

中国作家网开办了云友读书会，不管是对读者还是对作者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值得推荐和祝贺！

由于长期养成的纸媒阅读习惯，也是因老眼昏花之故，我很少通过手机在网上读书。作者写出了作品，其文本价值是通过读者阅读实现的，读作品的人当然越多越好。而网上的阅读平台要宽广得多，读者也云集得多一些。特别是一些新生代的年轻读者，他们的日常阅读，基本上



通过网络实现的，这种趋势已不可逆转。如果我们不想失去这些越来越多的读者，就不能拒绝自己的作品在网上传播。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的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心事》的短篇小说集，收入了22篇小说。这些小说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集合，就不会有什么特色。编者的用心之处在于，从我所发表的300多篇短篇小说中，挑选出了这么多写爱情的小说，构成了一本专题出版物，这就显示出了与别的小说集的区别。爱情是人类的永恒需求。小说的审美是以情感之美为中心，爱情之美又是中心的核心。爱情小说有着天然的温度，对读者或许更有吸引力。

云友读书会的书友读过《心事》后，把他们的阅读感受写成了评论，作家网把其中一些评论转发给我，希望我和书友互动一下，有所交流。我以前很少与读者交流，总觉得作品一经发表，就成了公共用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美者见美，善者见善，怎么看，怎么评，都可以。这次由于作家网的一再真诚邀约，我就简单回应一下。

一个作家的写作过程，一直是学习的过程，写一辈子，就得学习一辈子。学习是多方面的，除了向生活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同行学习，向青年人学习，也要向读者学习。我这次阅读书友的评论，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把阅读过程变成了学习的过程。真的，我不是故作谦虚，说的是心里话。读了四位书友所写的评论，我总的看法是：他们都是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忠实于自己的所感所思，没有人云亦云，具有相当的阅读天赋、阅读能力和阅读自信。他们的评论不笼统，不浮泛，都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点，可以看出思

考的用心。篇幅虽都不长，却有着统揽全书的概括性力量。他们的文字功夫都很不错，自然、朴实，能有效地利用语言文字进行思想，并能准确地为思想命名。读他们的文章，能判断出他们良好的教育背景，几近专业水平。下面，我对四位书友的评论分别谈一点看法。

节制

田雪菲在整部小说集里，看到了情感的节制，既有爱情本身的节制，也有表达的节制。是的，人类作为文化的、文明的高级动物，所产生的爱情是自然的精神，更是高贵的精神。爱情本身就意味着尊重、奉献、理性、小心翼翼，不能有任何攻击和伤害，节制是必须的。节制是什么，是自我调控，是讲究分寸，把事情做得正合适。小说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分寸艺术，稍失分寸，就有可能影响艺术质量。我们看到的一些小说，在追求极端，险绝，往往过犹不及，正是分寸不当所致。对爱情的追求不节制，就有可能被欲望和动物性所害，求之不得。对爱情的呈现不节制呢，就有可能失去审美的价值。

情感的节制源于一种文化心理，特别是深入人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心理。中华文化讲究含蓄、内敛、微妙，不能把话说得太直白，说三分，留三分，隐三分，山后有水，水后有山，话后有话。内心波涛汹涌，千般情愫，万般心事，说出的不过是一些小水花而已。这样才能让读者生发无穷的想象。

曲艺

胡婧的评论，谈到了民间曲艺对爱情生活的浸润和伴随。她提到的几篇小说里，涉及的乐器有曲胡、二胡、唢呐、笛子等，涉及的曲艺品种有

豫剧、曲剧、坠子、道情等。评论从爱情与曲艺的联系方面，表明爱情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爱情，二者相辅相成，是共生的关系。对于这个发现，我自己在写作时并没有意识到，只是在写到爱情的呼之欲出之时，觉得应该借助一些别的东西，进行相应的表达。我借助的多是风花雪月的自然物象，借助曲艺的东西少一些。把这些爱情小说集中起来看，仿佛在不知不觉间就融进了民间由来已久、无处不在的曲艺中。

我本人的确从小就生活在曲艺的氛围里，在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爷爷就抱着我到处去听小戏。是曲艺给了我启蒙，并给了我艺术的熏陶，几乎变成了流淌在血液里的艺术细胞。

融合

李杨的评论，谈到我写作的两个路子，一个是审美的，诗意的，另一个是现实的，酷烈的。这不是我的自觉追求，也不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而是评论家概括出来的。我回头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我有的小说写得放松一些，柔软一些，而有的小说却写得紧张一些，坚硬一些。这是题材使然，表现使然，也是情绪使然。我写乡村生活小说时，由于是拉开距离回望，怀念的情感就多一些，常常写得满眼泪水。我写煤矿生活是逼近现实，承担责任，感情难免强烈一些。李杨希望我这两种写作路子不要截然分开，应“互融互汇”。实际上，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在诗意的小说里，有我的反思，在酷烈的小说里，也有诗意，评论家称之为“残酷的诗意”。

平民

我注意到，赵志军的评论提出了“底层史观”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让我感到新鲜。人类历史由各个阶层的人构成，有上层、中层，当然也有底层。而底层人数众多，可以说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座。比如一座塔，如果没有基座，上层和中层只能是空中楼阁。可在历史的教科书中，出现的大都是上层或权力阶层的人士，极少有普通劳动人民的身影。文学作品的叙事，恰好弥补了历史叙事的空缺，使底层人民在文学作品中有了席之地。现实主义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写平民，写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命运。赵志军提到了《神木》中的矿区，说他的故乡就在晋北的矿区。我多次去过那里的矿区，有的小说就是取材于那里。一提起煤矿，我心里一热，由衷地感到亲切。谢谢云友读书会的所有读者！

田雪菲、胡婧、李杨、赵志军4人正在讨论中

刘庆邦《心事》：一方天地的生命之歌

《心事》从作家刘庆邦多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精选出22篇集结而成。如作家所说，作品是作者的生命之歌，是创作者心灵的外化，这些小说着眼于男女间的“心事”，叙说着“爱情”这一永恒主题，传递了作家对人生、人性的哲学思考。它们体裁轻盈，风格不一，又各具特色。本期读书会的四位朋友基于各自的阅读感受，从“心事”的呈现与表达，作品的美学风格以及矿区题材的现实关怀等方面，探讨了小说集的丰富性与层次性。

@田雪菲：“节制”的爱

刘庆邦在《心事》的序言中说到“心重”的问题，在他眼中，“心重”关乎个人的敏感、善良与责任感。对此我很认同，但还想补充的一点是，心重的人也应当是懂得情感节制的人。作家在创作中，心事的表达关乎情感的表达，而作者处理人物情感的一种外在方式就是节制。进一步说，在异性对象面前节制自己的情感流露，既是小说人物处理自身情感的方式，也成为作者构建“心事”的一种方式。

小说《苇子园》中，梁子和柱柱将对小青的爱恋深埋心底，但行动上的节制和迟缓延宕了感情的进一步发展，小青带着心事嫁给了外村人，多年过去后，当小青再和二人相遇时，“心事”的外延从年少时的爱恋扩展到命运的无奈；《春天的仪式》中，人物对情感的节制甚至主导了整篇小说的叙事节奏与张力，少女星采在对未婚夫的热烈寻找与理性克制这两种力量间反复较量、游走，直到未婚夫也看到星采的刹那，读者仿佛才轻松下来。在《白煤》《心事》《信》这几篇中，即便男女双方已经结为夫妻，彼此间的情感表露仍然是节制的，以至于多次造成“错失”“误会”的情感效果。与此同时，两性间的日常相处常常是“忘了自己，只记得别人”，这就使得人物的心事埋藏得比较深，整部小说的情感基调是下沉的，需要读者反复考量、揣摩人物的行为和心理动因。不张扬、有节制、渐进式的情感表达为小说增添了诸多实感与质感。我想，“心重”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心事的重量、情感的重量。

作家在小说中还提及：“心事，是心上的事，不是嘴上的事。”很多时候，人物的内心活动并不一定要诉诸于对话和语言，借助特定意象的诉用反而能起到“无声胜有声”的审美效果。细细留心的话，我们会发现作品中既有大量的自然乡野意象（如苇子、镰刀、草洼子、泥坯等），也有许多含有“约定”意义的意象（如信件、鞋、画作、胡琴等），这些意象构成了人物传递心事的“中介”形式。

《热草》是让我印象尤深的一篇，小说中的意象使用热烈而丰富，火热的太阳、戏台子、草洼子、镰刀、少女少男的身体……极具乡野气息的文化意象召唤出一场热草般的爱恋。草洼地不仅是乡野一隅，具有诗性、野性的力量，也是整个天地、整个大自然，与人类的爱欲相交织。可以说，“乡野”是小说意象世界中的重要一维，与之相关的意象往往起到催化、助燃、推进的叙事作用。在另一篇作品《夜色》中，“泥坯”化身男女主人公默默沟通的信使，时刻被道德规范约束的男女唯有在“麦秸垛”的遮挡和隐蔽下才有机会接触，近距离感受彼此的心意。以及《信》《鞋》《曲胡》这几篇中，具有情感“约定”意味的信件、绣鞋、胡琴让有口难说的曲折心

事深刻地烙印在了读者心底，不得不说，意象的表达也正是心事的表达。个中深意，需要读者去用心体会。

@胡婧：映照生活的河南曲艺

小说集里，一面是人们在乡野中安宁祥和的生活，一面是矿上平淡坚忍的日子。这一片热土上绵延传承的乡土艺术——河南曲艺，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里。河南的曲艺品种多，全国共有两三百种曲艺，河南就有上百种。曲艺是民间的艺术，漂泊的艺人吹拉弹唱，游走于镇上和乡间。最热闹的当数庙会，艺人们齐聚一处，各展才能。唱莲花落、坠子书，唱京腔大鼓、评词，唱道情……

正如雪菲所说，小说人物的感情是非常节制的。相比之下，热烈奔放的曲艺极有感染力、极为迷人。《河床》里，一个女学生被锁上一个吹唢呐的“吹迷了心”，跟着人跑了。《鞋》里，守明被二胡拉出的曲子弄得鼻子发酸，再次记住了这个人。曲艺启蒙了人内心深处的感情，成为抒发心声的一个窗口。

为什么曲艺能够引发这么强烈的共鸣？《曲胡》里说，好的琴声要入世，要拉出“日月星辰、苦辣酸甜”。每一位创作者都来自民间，他们因生活遭际心有所感，编写世态炎凉。《车信儿》里，宋春英听到赵焕民能编唱词，唱得她眼圈红了，从此对他另眼相看。因为她知道，能编出这样唱词的人，是一位有心人。

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成为了曲艺的传播者，它传递着人们的心声。

借着唱词，心事被巧妙而委婉地说了出来。《春天的仪式》里，星采希望她的心上人也在看坠剧《小二姐做梦》，一起期待这门婚事。《心事》中，张工友的妻子在众人面前用一段大调儿曲剧《郎郎君》发泄了心情，又没伤及夫妻和气。

借着乐器，难言的感情化作一段动听的曲调。《苇子园》里，梁子用竹笛吹奏了一曲明朗清新的民歌《小放牛》，小青如同那曲中的“一枝花”。《曲胡》里，瞎子用曲胡在夜晚拉奏江河入海，波涛之下是隐秘汹涌的感情。

与此同时，曲艺也融入了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唱歌是打发时间的好办法，一支曲子很自然地变成了度量时间的单位。《夜色》里的周文兴，知道高家庄不远，“唱一支曲子的工夫就到了”。《白煤》里的妻子等丈夫回家，唱起了三姊妹剪窗花的歌。不料“窗花”剪够三三见九，该回来的人还没个影子，这才心急了起来。

小说集里，曲艺与生活有着深切的呼应与对照。星采看着那出《小二姐做梦》，小二姐怎的不是她自己？《曲胡》里琴师请瞎子人戏班子，但他不破“戏台子以外的戏”。最有趣的是《热草》，那一块热浪般的草洼子，先是果果的“戏台子”，后来上演了果果和四品两人的“新戏”。小说结尾，男女情爱被作者提炼为一出“万古不变的保留剧目”，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被模糊，戏剧映照了人生，生活也是一场表演。改换一下视角，看官亦是戏中人。

曲艺宽博，缘于人人是作者，人人是观众。民间曲艺，在底层的日子里萌发，又浇灌和滋润了生

活。渺小的生命因此联结，如同《夜色》里的秋虫，“整肃地站在舞台上，肩并肩，手挽手，在不倦地对大地歌唱”。

@李杨：诗意的审美与酷烈现实

谈及自己的小说，作者将之归为两个路子：“一种是诗意的写作；一种是现实的、酷烈的小说。”《走窑汉》《家属房》和《神木》等篇，或可视为后一条路子的代表，而从收入小说集《心事》中的多数篇目来看，足可见刘庆邦对于“诗意化”的追求。

为了安置探亲的家属，煤矿工地上普遍搭建了简易的家属房。刘庆邦小说中的不少故事，正是围绕这一空间展开。由此切入，或可窥见刘庆邦的两副笔墨。在发表于《北京文学》1989年第5期的《家属房》中，领着女儿来矿上找老嫖的小艾，为了帮助丈夫调到井上与工会主席发生关系，却不想冯主席只是要把小艾发展成女招待员供检查团享用，而老嫖也在检查团来的时候死在井下。同样是领着女儿到矿上找丈夫，小说集《心事》中的《过年》一篇，却与《家属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等不到董新语放假，杨月文带着鸡鱼和蒸馍，同女儿小敏去矿上过年。待在狭窄闭塞的家属房中，小艾感受到的是生离死别和屈辱愤恨，而杨月文体味着家庭团聚的快乐温情。

不难见出，偏于酷烈的小说，带有鲜明的现实介入感和批判精神。而那些诗意的文本，看似简单却如水流涓涓，以温暖质朴的情节语言滋养心田，带给读者诗化般的唯美体验。作者对这两种不同的风格有着高妙的把握，不过，有时候，潜藏在诗化小说之下的酷烈现实，一定程度上让我产生了疑惑。

小说集中《热草》一篇的前半部分，与沈从文的《萧萧》多有相似。四品躲在草丛里，欲轻薄前来割草的果果的场景，像极了在萧萧上山打猪草时纠缠不休的花狗。然而，两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花狗引诱得手，却在萧萧有孕后不辞而别，留下萧萧独自面对乡下的处罚与欺辱。与此相对，被果果随身携带的镰刀砍伤的果果，最终赢得了果果的芳心，甚至在结伴多年后仍要去草洼子地里追怀。表面上看，主动选择的果果收获了幸福的人生，而萧萧只是在家中不按规定办事的情况下方才平稳度日。然而在两相对照中不难发现，果果的美满抽离了曾经的坏怀好意，同时剥脱了生活中的一地鸡毛，看似美好却夹杂着现实的残酷，细读之下不免生出疑惑和不安。不像萧萧，生命的确交织着无穷的悲剧创伤，但碎片上却不时闪现点滴的善意，反倒让人觉察到最可宝贵的人性之光。

或许，“诗意的审美”与“酷烈现实”这两种风格本就并非截然相对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酷烈的现实中不乏温馨的片刻，诗意的景象下时有痛苦的暗流。而在刘庆邦对于两种风格都取得如此成就的当下，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正是风格的互融交汇、依存共生。

@赵志军：写作质感与底层史观

如大家所说，《心事》中畅然清爽的语言，以及青年男女之间很有些天真的爱情，读来确是享受。但作为从晋北同朔地区走出来的农家子而

言，更打动我的是那些矿区的故事，这让我想起故乡一年四季蒙着的淡淡的煤灰色，想起大雪之后极为短暂的纯白世界和稍稍躁动之后就遍地翻涌的黑泥浆，想起故乡以煤为生的长辈们。我由此感到庆幸，这不仅是因为勾连着故乡的温馨记忆被突然唤醒，还因为那些连童年视角也无法滤去的属于那一方的艰辛，并没有随时代的改换而湮灭，它们在刘庆邦笔下得到了记录、表达。

文学对人的触动所依凭的，绝不是表面的物的罗列，而是构建一方自在世界的精准，以及呈现生存真实的力度，这考验的是捕捉与提炼生活真实的功力。李杨刚刚谈到的刘庆邦煤矿叙事的两个路子，在微观与宏观上很好地呈现了这种精准与力度。一种是颇有汪曾祺韵味的乌托邦式的诗意书写，比如集中的《心事》。其并不圆满的结局并非出于某种纯粹的恶的破坏，相反故事链条上每一个环节都是适当的：矿长为杜绝矿难而立下严格的作业规定、违规被抓的工友为完成处罚笑嘻嘻地埋伏惠生、惠生为保护慧敏与同学假扮夫妻却被好热闹的工友看出端倪、矿区主动做慧敏工作并恢复惠生岗位。然而，正是这些适当环节一步步推演出最最终令人叹息的结果。生活本身如此，矿区更是如此，在这个安全至上的特殊生产场景中，任何可能引起安全隐患的行为都不能被轻易原谅，这是矿区的铁律，是地下以煤谋生的人对自己、对工友、对家人的绝对责任。精准地抓住矿区生产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这种绝对秩序，再去铺展人的私密情感和个人生活，使这篇小小说在细处拥有一种不易被发现的、依赖作家真实经验的、极不寻常的写作质感。

被改编为电影《盲井》的小说《神木》，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矿区叙事，地下黑暗的巷道中昧良者对弱者的欺压与杀戮，矿井之上所谓家属、矿主与警察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金钱博弈，一个笼罩着矿区、腐蚀着社会肌体的极具破坏性的丛林氛围逐步显现。这是过去几十年里野蛮开发的资源城市的通病，它们犹如一块块病变的黑斑，散布在地理版图之上，时时酝酿着悲剧，吞噬着一个人和家庭。刘庆邦的这种书写是对一种宏观的社会真实的有力揭露。幸运的是，这样的悲剧正在远去。私人小型煤矿在新世纪初的煤炭资源整合行动中被关闭，大型国企随后推进高度机械化的标准化生产，这将《心事》里过分依赖人力的作业和《神木》中阴暗角落里的恶与混乱一股脑地推入了历史陈账之中。但这陈账中胡乱地涂抹着的、已然理不清的笔迹，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存或悲剧。历史勾陈时代风云时总是忽视小处的人间烟火，刘庆邦用文字抓住了它，动情地表达了它。这个表达行为本身亦足以成为一种感动，它需要一种基于共通的情感的理解。

这样的矿区书写自有其文学史地位，它们不仅为中国文学的底层书写、工业书写铺开了一类职业形象、一个产业领域，更重要的是，刘庆邦饱含感情地为那些在地下用生命谋求生活，并以此为国家工业提供了血液的无名者献上了一篇篇心史，他以那支地下队伍曾经一员的身份，深情地承担并完成了为他们立传的使命，使他们的存在或者悲剧不至湮没。在这里，文学以最朴实本真的方式关注着人。



云友读书会

有书友自“云”中来，不亦乐乎？云友读书会成立于2020年5月，是中国作家网在疫情中联络策划的线上跨校青年交流方式。此读书会面向热爱文学的青年，通过线上学术沙龙、读书分享、主题演讲等活动，推动青年学人的文化与学术交流，力求以文会友，激荡思想。云上时光，吾谁与归？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